

律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七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祿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

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
 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
 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
 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
 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
 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燁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
 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
 以獰飈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
 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

飈 標音
 暴風也

當從犬
 飈

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于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
 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
 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于覺地而後止故其
 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
 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
 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
 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志而自畫也假
 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
 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
 我育王瑛公起于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

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爲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于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覩其全驚霆奮而疾飈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爲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達摩之教以爲學源歷題之于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續紛于前悉皆謝絕而獨爲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雪窻禪師語錄序

或問于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爲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真實覺地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爲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

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
結集爲修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于見
解而反爲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于摩訶迦葉拈華
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道之一
法門耳非真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
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卽以單傳直指指示人顧
乃諂複勸誘而弗置之邪去佛旣遠學者纏繞名義
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
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
爾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于白馬寺

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
間緇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
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
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
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奧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
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
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
錄語徵余爲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
緣者言之于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于先佛諸師之
錄非有違于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

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于是而求之人能于是求之始于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窻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爲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

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于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爲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士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旣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爲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瀟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爲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座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爲之東剽西掠拈綴成篇而椎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

畀音秘付與也

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爲之拘滯一偶動輒有礙
或得乎此竟遺于彼師于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
在他人爲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
求師乃圓滿充足覃及于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
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
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鑿恐爲世諦流布不得
不秘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
立戶庭其接引雖若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
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
而流于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爲之太

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
大鑿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
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爲獨深而謂非他
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于德使其說
法五山布鬣鬣之慈雲澍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逮被
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
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卑以
爲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旣詳
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爲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巖
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爲然也師諱清欲字了

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
覺靈巖三禪刹云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于烏傷伏龍山當是時
遐邇學子望風犇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爲樓觀易空
寥爲金碧鍾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
師以無能爲能不用爲用芳蘭生于幽谷而馨香遠
聞蒼壁韞于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于遐壤而人
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于庸常者歟且禪師在
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鏤梓以傳予嘗獲觀之其

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
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
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
在普應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
者抑亦末矣禪師旣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
爲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
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
予謂禪師之道見于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
序文爲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爲題
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

足爲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爲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爲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爲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于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于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

言之也欲擊蒙于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于後世倦爲道之心爲何如哉此濂于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穢龐襍足以礙冲虛而窒真如達摩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墮于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實何假于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諛諛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鳧藻于山顛求女蘿于海底終不可得也今

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鑒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
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凡情
測度儻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
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室真
如而礙冲虛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
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爲文
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爲義法藏且爾
況下于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略其文而究其義可也
然而取魚者必資筌搏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既獲而
無事于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

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于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
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說無
上妙道如升蘇迷廬山濶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
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
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鞞峰佳山恕中愠公
謂其設施踔厲不愧爲大慧七世孫皆知言濂頗獲
與公游嘗以贖語三卷質正于公公不鄙而題識之
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
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
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

而書諸首簡云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淞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

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于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消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旣爲叙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于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印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聾故

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川
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
升補陀洛伽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
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
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峰所談妙法皆
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
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于師之
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歎莫能盡姑以
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于結習可以觸動于悟機可
以速證于菩提是宜流通于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
我言或誣有如水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
施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
所以達摩歷辨于六宗臨濟有發于三要照耀今古
函蓋乾坤茲其爲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
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大宗初住
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
徑樹大法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
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

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爲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蔀則翳捲太清水釋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喪厥匕箸也其含弘攝授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于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而禪師受度發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峰瑄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于幽邃升危岑者始矚于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師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于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于語言之外者乎

雲棲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高于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賢者考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榎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榎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榎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領下數髯磔立

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窓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疊疊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闈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

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
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設利累累然生矣公之遺事
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于世不可畧也蓋公道契
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
出自然非苟涉于神恠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
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
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
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
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
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勦其緒論重
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
子榎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
黑白成皈仰云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于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
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
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
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
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
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

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
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爲下孰能爲之上芒
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
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
月之上大而至至于不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至于不可
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
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
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
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
罄徂徠之松以爲煤斷淇園之竹以爲管其能盡贊

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
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
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
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于斯也徑山
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
世居姑蘇得法于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
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
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
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榎
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

鷹脫條鋏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于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

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于其中稱爲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峰紹之妙峰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昭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于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座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叅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

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于現實樓閣及種種莊嚴
導彼末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
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
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于恃口給而昧心學
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
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
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
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珍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
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謂之爲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
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爲臨濟此爲曹洞法眼

此爲瀉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爲活機如此問者
卽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于口名之曰傳公
案若是者皆見棄于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
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
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厄于索文者繁多力
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
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
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璫公也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鐙

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
有如轟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鍾
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颯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
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篇端
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
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
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于言爾等結集
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于翰墨之間
湘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
鑿彼崖石爲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

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
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
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
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
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卽第二義
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
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
迫而視之勢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
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獐
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比于真奮迅跳擲百獸盡伏

二者訛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形縑素
與木石等况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
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善權難齊一軌如求兔者
必假于蹄欲致魚者定資于筌魚兔既獲筌蹄則棄
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
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
有能于此文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
勿著色求勿著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衆眇者能視
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爲露丐胡可喻云
若執文句反爲畱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

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
無繩自纏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
曰思惟修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
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卽所謂
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
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
皆轉法輪法不流通是爲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
旣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法之法
不可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
信解受持作禮而退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叙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緣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恒者一囿于氣而弗可移也至于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班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于岐陽有

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掇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

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

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卮匱者焉有壅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劔出禱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于門旣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 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

彙鏗編類成書釐爲十卷來徵濂爲之序嗚呼文者
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
于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閫奧其可傳遠
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驗同志哉有訕濂陷
于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于文者
也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
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
于潛師相與唱酬于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

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
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
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于
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于潛師皆推許之
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于秀句如芙蓉出
水亭亭倚風不霑塵土而其爲人脫略世機不爲浮
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于君子而其遺芳
直至于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調公蚤從
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
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字無非第一義吾

可以不求之乎于是形之于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爲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澁論議正而不阿聲名籍籍起羣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用明橐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爲贄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奉詔來京師總修元史適與用明會于龍河佛舍用明出詩文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盍爲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于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灑掃之役何敢爲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爲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于潛師者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奚俟余言哉姑摭其鄙見以爲叙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稿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噩公用

堂榎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
殆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
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爲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
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爲以如晦參寥擬之也及來南
京獲與用堂會于護龍河上間出詩文一帙所謂水
雲亭小稿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
示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歎方外
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
氏西來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爲哉子所
取于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

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卽序事之類所謂
偈頌卽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
川草木城邑人物飛僊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
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
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毘尼諸聖賢暨天親
無著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爲百法
等論或撰爲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
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于近代尊宿
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礪之簡無文之粲咸弘宗
樹教作爲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

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于所當急而一切棄之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爲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于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于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爲卽成剩法况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遊戲而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于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

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座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鄣之護聖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訥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靖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參叩及交游云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七終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煥賀焮賀焜施贊共刻護法錄第七卷計字九千零三百五十五箇該銀四兩六錢七分八厘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進賢陳叔道刻天啓辛酉元年春四月徑山化城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八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秣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
元運已革而中夏歸於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
交趾次之琉球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
祖來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禪僧祖

闡瓦官教僧克勤爲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筮日啓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典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

一月始至館於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同往請於 朝否則有歿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慚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卽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 龍顏矣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賫白金

撰述
百兩文綺二縑皆有副 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
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
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
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
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雄氏
設教門雖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
故昔之名僧或籌策疆闡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
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傳者蓋班班可考達人
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
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膽

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臯夔
稷卨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
親生斯時亦未必不躋無逸之所爲也無逸之東還
也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
額以爲天光下燭爲禎爲祥而無逸尊公祗奉 璽
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予尚何言哉姑披其出
使之績序以爲贈春向暮無逸將戴笠而來予則具
壺觴俟於龍江之上矣

洪武實錄九年秋八月以華克勤爲考功監丞克
勤紹興蕭山人少學浮屠洪武四年選至京奉使

日本還奏對稱旨賜白金百兩命復姓氏授以是
職攷潛溪集克勤和御製詩在洪武六年奏請日
本夢窻禪師碑在洪武八年皆云官考功監丞而
實錄載授官於九年八月恐國史之誤也

恭跋御製詩後

附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
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
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為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
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
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

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 上壯
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
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
賦詩餞之其詩上徹 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
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
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
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
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叮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
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櫂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
始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

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利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旣入 覲天顏怡悅賜白金壹伯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鉢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

見五色天光垣赤於龍山之上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杲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瞭如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歿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王士騏皇明馭倭錄曰按洪武實錄洪武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 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十月良懷遣僧祖來進貢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被
擄人口 詔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七
年五月僧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 詔賜祖闡克
勤白金一百兩文綺帛各二匹祖闡等奏日本贖
馬命受之六月日本遣僧宣聞溪等來朝貢馬及
方物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宣聞溪等贊其
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仍
勅中書省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朕以爲日本
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者至彼拘留二
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十四

年 上命禮部遺書責日本征夷將軍中有至尊
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
無禮今又幾年矣夫 聖諭諄諄一則曰拘留二
載一則曰加以無禮則兩僧之不得志於倭可知
野史不覈其真而信僧家之粉飾遂以趙秩之奉
使爲兩僧之功豈實錄乎他如 上和宗泐送祖
闡詩 御製集不載何也錄以博覽者訂焉按祖
闡克勤使日本事王罔伯據實錄盡疑野史之誣
非也文憲送克勤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
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爲良懷所遣

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卽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覲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任

則日本之于闡勤以拘留始以慚服終蓋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高皇帝手詔諭山西布政司華克勤見御製文集安得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也實錄主存大體故紀僧事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牴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聖祖遣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高皇御製

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且聖祖之微權者江陵也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乎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
龍湖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座說法鑪鞞宏施烹凡
煨聖機鋒所觸抉颺奔霆四衆皈依如水赴海曾未
幾何乎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
之雅山法道亦旣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
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
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刹非有名德如覺初不
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

故亦起而赴之及我 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
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
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陟資級者俾爲之
主其非才而冒克者斥之於是循例爲江心擇賢然
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羣議仍請覺初居其職
會余奉 詔總修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
而至握手共語情蓋歡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
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
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
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

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爲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爲佛以頓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卽佛彼佛卽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爲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華微笑無非共一妙用

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乎中雖叅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畱心於教相爲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爲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爲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

撰述
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予
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爲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漫衍若大海杳無
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
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趣矣
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
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祕密不
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
真諦三藏則不然以涅槃等經爲漸華嚴之經爲頓

漸之外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四
諦緣起爲別般若爲通瓔珞梵經爲分華嚴爲滿滿
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吉藏師復立三法輪教華
嚴爲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爲枝末法輪法華爲攝末
歸本法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自時厥後以釋
迦經爲屈曲舍那經爲平道者此二教乃江南印之
所建也以四阿含爲四諦般若爲無相華嚴爲觀行
涅槃爲安樂大集爲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所
說也以阿含等爲四諦相大般若等爲隱密相華嚴
等爲顯了相者此三時教乃三藏奘及慈恩基依解

深密經所立也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爲五乘初爲愚法小乘二爲大乘之始三爲大乘之終終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爲頓不階等級一念弗生卽入覺地五則爲圓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是爲真俗互融具足圓滿無礙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爲十時始爲小乘有教爲諸凡夫繫着世法以爲實有還將有法轡勒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深密經和會空有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伽明假卽真次言維摩卽俗恒真次言法華引權歸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際

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人天三乘雖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菩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教相離析尤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代寧師合禪教祕密而混言之也寧師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教輪以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剛智曰密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提達摩曰心教輪其言非不佳而去佛之意益遠矣判教諸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爲釋子之學者不旣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之也

撰述
原其立教皆爲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譬大醫王
方便治疾狀有實虛鍼有補瀉隨其所見因時制之
苟執於一爲害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甲
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
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爲學佛者懼也
今日師久遊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大叢林從
碩師而受其說聞予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爲贈予言
贅矣一眞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
予言贅矣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修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
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
僊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
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
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
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
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
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
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
宗眞悟師起于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

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谿崇福寺別江舟毓以爲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爲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爲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

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三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減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藏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胥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旣足以動人視聽而遊戲篇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爲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爲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爲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

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爲其徒者亦可以永歎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岐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于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爲時之名僧上人幸卽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爲誕爲謬則幸矣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

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况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爲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慕真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旣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爲餒者困臥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絕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自時厥後橘妃遣慧萼致金繒泛

撰述
前法金卷八
海來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蘖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修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叅叩尊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丑冬復來蔣山爲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

八言其刊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覈僞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旣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賸何在于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緝無以貫之萬法散于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大氏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藐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

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
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
堂徧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
曾有不自寶祕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
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于日本者稍
著見焉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
心急也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
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盪名

相之麤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
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
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
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采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
之苟能從事于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
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爲
德瑔幼學浮圖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于善世禪
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爲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
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號爲極盛璞
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

進於前一日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爲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夥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畝馳驟藝苑其流必外驚而忘返沈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疎曠其流必內躁而失守所以皆俛俛他適不知正塗之從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著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爲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麤嘗披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誇多鬪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實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爲漸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逢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巖壑名聞禁闕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盾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爲璞原告也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沉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

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
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琉璃色能如是不
可謂無所證入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簦
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
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
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修多羅藏其
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
之爲牘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
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旣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
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

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
方爲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
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
薦巖羲公修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
于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溫然如玉
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
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
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嗚呼
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刹而領四衆
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

欲得者爲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於
鄧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卽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緇
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
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
矣季芳行哉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
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
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
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

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
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自於當時卒隨煙霞
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
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于中矣乎天淵名清
濬台之黃巖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
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筵
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
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
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
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

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于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圖氏也浮圖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畱之畱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明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

濁振拔其精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
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
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
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
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旣祛星月爲之朗耀非
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
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
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汎東大洋海而
覩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詢應真示現之方
波濤舂撞皆談苦空林木蔥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
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
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
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
定岩躄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
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
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岩徵之也定岩之
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
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
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
簡顧文逋之叢沓兼羈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

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爲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旣有所本則凡吾所爲者豈我之能爲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爲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圖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圖各拜其親定著爲律於是習俗爲之復美天台廸中允師浮圖之秀者違親而從師於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廸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廸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圖也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清源上人曩自蚤歲卽豔空門鬚落於鳳凰之峯典藏於雙檣之刹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蓼莪忽咏陟屺成思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癡鈍翁之寄像終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願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懇各繫聲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濬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犒屬爲文采烜著叢林顧予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澆俗弗勵豈逢賢之爲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于深詣其欲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魯典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蹇僿馳逐章逢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脗合道謨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爲世觀焉爾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八

宣城居士徐日晉男徐鏞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八卷 計字八千五百九十一箇
該銀四兩七錢零一分
江陰釋在琳對句容潘省耕書江右陳叔道刻
天啓辛酉元年春月徑山城寺識

樂善谷

善叢林

法華寺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九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誥

西天僧撒哈咱失里授善世禪師誥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爲善所以其教肇興
於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
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
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里生

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頓空冥心契道邇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勅救濟羣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援選良材用符善道爾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鄰佛土尊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爲良惡者禦之爲善其與具生吉祥相爲表裏共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洪武實錄七年十一月甲子詔以西竺僧班的達撒哈咱失里爲善世禪師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

卜為都綱副禪師御製誥賜之

高皇帝御製集有授善世禪師詔云特加爾具生
吉祥善世禪師更加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為
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相為表裏而文憲都
綱禪師誥亦云與具生吉祥相為表裏然則具生
吉祥即撒哈咱失里蓋華梵之異也筆以俟考
贊

血書華嚴經贊

有序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
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

尊勝欲熬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
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煅汞為
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
再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
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
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
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
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
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眾
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

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聖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襍華藏海證入襍華藏海已卽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卽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卽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

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煇五分妙香香雲輪困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
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
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
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
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
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祕藏上人出身血

嚴飾書此經於一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
 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一座中
 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
 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
 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
 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
 一夢千劫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
 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
 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亡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
 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
 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
 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
 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
 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新都謝陞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華嚴大經一為雉兒塔上人血書經後我明宋文憲公序之讚之據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師直超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菩薩文憲公黼黻皇猷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宰官上人從永明師一轉而書此經再轉而終此卷其入母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挈前因以徵後果共一大事因緣文憲公豈

作誑語乎余一再瞻仰此經母論筆鋒道勁行款清勻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怠惰相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然乎文憲公序則事昭贊則義了書復標鮮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禮瞻仰嘆為希有尋憩焦山宗人汪子建以寺僧來願以是經權寄肇林精舍暫藉宰官護持司馬肯之且命其弟仲嘉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函寺僧亦以雉兒塔寄王居士半偈菴萬曆壬寅曇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楚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而聖壽禪居或半塘寺中藏經所耳茲並識之

右謝陞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第二云永明師一轉為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誤也按文憲為永明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之為善繼則未知何

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崱鄭淵所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之譌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因志其後錢謙益記

重刻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為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為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眾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眾生去迷而就覺爾比丘弘暢孳

撰述
言金卷九
六
葶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
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
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衆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
冥冥無所覩了不辨南北坑窞在左右虵虺復橫縱
軀命不自保喪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
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
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
鍥刻行閩粵見者起信心經如火聚威燄照天赤
衆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

衆生沈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
衆生飢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
佛法難度量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
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金剛經靈異贊

有序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
經甚謹童子閔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
凡經像弊汙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燄做其俗行之
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
爲潮沙所裹而紅燄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儉拂去

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悌之手復重加裝褫卽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汙投諸江湖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至百神訶衛無能捐者然而此經觚翰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畱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卽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新刻法華經敘贊

有序

蘭溪天真禪師竺源遠公發真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繕書法華經七卷鏤諸文梓歷三年始成復不憚溽暑竭蹶來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惟此法華經王乃三界大師第五時所說凡

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蓋前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猶妙適均若鹿苑則純猶無妙若方等則爲猶者三爲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減去一猶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徧收羣機唯至法華開權顯實而使藏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尚有加於此歟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妙法華經中之王如山宗岱猶河趨海其義云何大寂定場獨一乘法無二無三天真比丘徵彼哲士假觚翰林寫卷凡七其初肇自片言之微漸成文句遂析品第中間無算塵沙點畫縱橫順逆左右鉤連諸變幻事一一皆從三千性相熾然出現若正若依以及假名攝歸一妙無餘欠者虛空有盡而此功德歷劫無盡法界衆生與佛真身本來不異鷄號而興至於日沒擾擾前塵分別影事妄勝真迷不自覺知入生死輪如來哀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廬山廣博高勝或可挾持此修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控搏此修多羅未易得聞優曇鉢華千年一現或可獲覩此修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讚揚

實本佛言初非誑語諸有情衆生希有想生難遇想
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昧一心相由是空
法由是假中體絕待三一圓融修性冥泯大光普照
明了無礙彈指之間證無上慧洪武十三年夏五月
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撰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善世禪師薩訶授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敷宣正法化
導諸有情衆近依契經開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
理二犯事犯易遮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

知法性本空初無證修斷常不立真妄雙泯佛之大
戒蓋無踰於此矣禪師旣已著爲儀文命其弟子智
光譯爲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爲之序濂遂
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叉二百五十爲防止於中各具四威
儀合爲一千無剩欠過去見在及未來循環終始至
三千若以三千攝衆義分配身口七支間漸成二萬
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輾轉八
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能違事理外事戒
爲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據行凌犯卽制伏是

撰述
則名爲別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性虛通隨類遣
不隨緣別起纏縛是則名爲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
巧開演八戒度衆生重輕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爲亦
如是法門雖多趨則一此謂持簡以御煩有能被此
護命鎧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殊塗戒爲首由戒生
定以至慧願入毘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寫經爲像及血書心經贊

有序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
端血書行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
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爲佛佛說爲經經屬於法

佛乃屬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卽今因寫經以成佛身
縱橫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
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
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
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卽別卽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
忽然證得展卷之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
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
我說非妄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南瞻部洲東新羅國有一苾芻號曰靈因以三昧力

於一毫端現大士相其相云何寶冠華鬘素衣續繡翹足而坐於崖石間其崖東邊有一石陜陜中有水下注無際其水微妙如娑羅林自根而莖自莖而條前後相續無間斷者大士旁睨容顏端嚴舉手指水不喜不愠沙門似杞具大辯才覩是相已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水之怒者無如流瀑飛空直下其長或至一千餘仞或至三萬及無算數鬪巖射壑晝夜六時無有暫捨雖神鬼衆聞其音聲亦生怖畏譬諸衆生曠大劫來以迄今茲無明所覆造諸惡業火性所激觸山抵石以至殞命肝腦塗地地方其怒時盡十方界

日月星宿霞電雲露盡十方界山林墳衍草木鳥獸盡十方界州邑樓閣民人聚落了無所見以何因緣怒所激故怒火所熱有明皆喪大士所指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慈憫方便最爲第一爾時於越有一長者鄔波索迦聞沙門言瞻仰讚嘆善哉善哉沙門當知不識水性因石而怒爲復石怒緣水乃見或水石中各有怒性謂水之性其怒因石怒在水外水性無怒長江鼓濤懷山蕩陸其勢可怖非關於石謂石之性其怒因水怒在石外石性無怒懸崖下崩飛電擊丸聲聞百里非關於水謂水與石各有怒性一鱗不生

倒舍太虛內外若鏡不見有怒屹立弗磨苔蝕蘚封
萬古如一怒從何起沙門當知法界無邊空爲本性
性中本空中實非空萬物盪摩展轉成妄如水流躍
非水之性舍彼二者欲求水性了不可得如石裂實
非石之性舍彼二者欲求石性亦不可得如是思惟
微塵國土山河大地或淨或垢皆吾法身諸佛菩薩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有情無情皆吾法性性中所具
不遺一物一物不留法界衆生無明煩惱卽是如來
正徧知覺善思念之此乃大士因水以喻明覺真性
沙門聞我所說妙法驩喜踊躍異口同音共說無上

伽陀章句

稽首毘盧華藏海無量光明徧一切本來清淨無染
著凡夫逐妄以迷真有如空裏本無華空裏華生由
眼翳華生華滅刹那間空相如如元不動願憑大士
般若力脫此八萬塵勞門縱如瀑流千萬變轉物不
爲物所轉矧茲幻象出豪端境相了知非實有因非
實有悟真空卽證如來大圓智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有序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
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

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爲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毫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舟合爪遙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漫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陀洛迦山也比丘似桂乃孚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如飲醍醐以濂信嚮佛乘持像請贊濂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爲虛飾而已中

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畫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爲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

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卽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褰慈容顚顚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虔作禮脚踏蓮華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十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爲筆太虛以爲紙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些觀自在

魚籃觀音像贊

有序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

豈堪配衆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
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
禮成婚入門女卽死死卽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
僧同馬氏子啓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
觀音示現以化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
經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燈月旦
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余序其事序已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著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
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遽爾變壞
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
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爲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
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媿無妍
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
凡歸依者得大饒益願卽同歸薩婆若海

童真觀音像贊

有序

金華何牖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
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爲裯蓋而十蓮華圍繞之用表
本迹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
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措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
輝將重刻寘於智者壽聖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華

宋濂爲作贊曰

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牀唯藉蓮華葉
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
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
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
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却成見功德難思議
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羣迷現不實相變滅斯須破凡夫執
返乎物初一真所攝萬境自如

惟靈照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
無非實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龍眠居士畫十八應真相贊

第一尊者張拱立海牛脊絕流而過

指海爲地截斷衆流尚不見水何所覓牛

第二尊者遡風立飛濤中足踏鉢多羅

手提大地靡物弗舉只一盂間收盡海水

第三尊者乘巴且葉傲睨太空水珠亂濺葉上

何分水陸卽海是路未入水時一葉已度

第四尊者與前尊者共泛蕉葉一沙彌荷橐隨後

跼步殊甚

天上地下獨立無偶沙彌何人乃躡其後

第五尊者坐綵悅中雪眉垂兩肩四海鬼獍甚昇
之行

長眉垂肩不來不去任爾東西弗離故處

第六尊者橫杖在腕有大龜負而西龜半隱水中
杖挑須彌目鑠日月愍諸有情證龜成鼈

第七尊者瞪目東望口噓氣成雲雲中現七成塔
景

無縫寶塔不因外見優鉢曇華千年一現

第八尊者玩塔景微笑一王孫持果獻之

景固非真塔亦是假一笑之餘語默雙捨

第九尊者氣貌甚偉杖錫衝衝行足下寶珠輪有
光炫耀如火

平視四極一杖指定足下寶珠圓光交暎

第十尊者騎海魚魚鼓鬣而逝有洋洋自適意

乘魚而來我未嘗乘青山過雨白雲如蒸

第十一尊者布杖于海赤足躡之杖如龍悠悠西
奔

汝杖猶龍遊戲海中一息萬里不假寸風

第十二尊者左手擎梵鉢噬脣仰視小龍蜿蜒自南來昂首作奮勢

真龍出現風雲應符雨大法雨普活焦枯
第十三尊者踞崖石坐左攬衣右舒指指空若有所示

一指之下領納大千真如境界不分中邊

第十四尊者手執脩多羅欲讀未讀回顧鄰坐者佛尚不有何況於言無水起波中復駕船

第十五尊者側耳聽經神觀清淨如在禪定時經從耳入當以目聽耳目兩忘非動非定

第十六尊者騎鹿行山檜柏蕭森陰颺條條吹衣騎鹿而行何曾移步欲問西來笑指庭樹

第十七尊者跨斑文虎手持降魔法杵過前巖巖下雜華如畫

爲無怖畏全提宗印大吼一聲萬山皆震

第十八尊者藉草趺坐作入定相白毫光宛轉起兩眉間

瞑目而坐心同太虛一塵不立無欠無餘

十八大阿羅漢贊

有序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

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爲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龜
乘蘆履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
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
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
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
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
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
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
觀此卷者願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達摩大師贊

有序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
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
士承旨宋濂爲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
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
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
重冥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
流支屢毒而甘之如蜜蔥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
焜煌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萃五葉之

撰述
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高峯妙禪師像贊

目光凝定爍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
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畱世間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有序

禪師諱延壽字冲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
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
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濂過
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
庵繕書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導師進修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
聽習定鳥巢衣禰中一旦撥開光明藏際天蟠地悉
開朗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擿埴索塗者諸法盡從
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
爲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爲最何翅藥王奪命丹四性
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
嫗護持不少忘性相二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
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
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
不別呼爲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

被真丹海外之邦尤企豔金絲伽黎及澡瓶遣使來
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
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
證如如大圓智

蒲菴禪師畫像贊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
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
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
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爲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
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鶻落兔走不問一髮法

喜深然之畱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
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
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
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
海之濱幽閒遼夙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爲起
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
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
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
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爲戍軍營子女獲雜其
褻穢尤甚師言於帥闡移其屯斥羣奴汛掃建治其

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泊建大會鍾山師奉 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諸觚翰間者獎予爲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鏗嘗書師像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

其行而繫之以辭者將以勵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於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爲圓虛物無不見旣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卽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鍾魚互答笠屨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爲淨載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

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鷲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春飈揚鬼神晝馳人爭傳寶如襲芳蒞師笑受之吾游戲耳內外兩充如師幾人闔室非燈曷昭羣昏學徒歆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住于相

按復見心豐城縣西王氏子至正二年丙子祝髮于本縣西方寺洪武八年行脚至天界寺十五年除授僧錄司左覺義十六年欽發鳳陽府槎茅山圓通院修寺住坐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獲胡黨僧智聰供稱胡丞相謀舉事時隨泐季潭長老及復見心等往來胡府復見心坐凌遲死時

年七十三歲泐季潭欽蒙免死著做散僧事見清教錄甚詳野史稱復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不根甚矣田汝成西湖志餘載見心臨刑道其師訢笑隱語 上逮笑隱而釋之尤爲傳會笑隱入滅于至正四年而爲之弟子者宗泐也來復未嘗師笑隱野史之傳訛可笑如此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

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乎遐邇 詔陞京剎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雲漢昭回 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全室禪師台之臨海人名宗泐字季潭八歲從天竺笑隱訖公學佛十四薙髮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以西白禪師金公薦應召稱 旨五年命住天界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開僧錄司授

右街善世以胡黨獲譴著住鳳陽槎峯建寺十九年取歸天界廿四年復領右街善世居無何以老賜歸槎峯渡江示寂于江浦之石佛寺詳見比丘心泰塔銘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姿宏辯之才一衲二十年脅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炯炯乎眼光閃鑠沈沈乎氣宇弘恢瀕瀕乎九江風動澄澄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染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陟其崔嵬倘於

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頹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尚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華臨風自笑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鑠如秋隼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嶮猶於菟之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霰雹也縈然而若有著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沈然而不可度也沈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般若松贊

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濤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為伽藍松亦寢長析為二榦詰曲糾蟠如虬龍夭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興衰歿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為國朝洪武

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
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
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
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爲法來者霧滃雲蒸
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夭矯欲奮
虬龍騫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感斯應壹出乎誠
惟誠之至通神致靈勗爾龍象慎毋敢櫻視松如師
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
太史作贊勒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其年五月

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
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
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
大則示化真身於補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
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
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玄黃旣肇分白石卽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
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上

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
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
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
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
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著相曷以釋迷網
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
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
假石顯靈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
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
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怠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
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著面故
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
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
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銘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
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
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
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

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趨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願巖頭燾雪峯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

久之泉感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定巖遂來謁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泠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旣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於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貌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載 俊猊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有序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
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觔鑄鉅鐘
懸之用物甚弘皆比丘安靜善立化斂所致夷簡請
為銘與鐘相為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鉅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
如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
所說既泯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
廓然正定矧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升為陽明
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
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聩天光發舒化佛湧出
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浦陽有大蘭若在白麟溪之濱者曰香巖創建於東
晉時年代遼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
知者宋寶元間繼隆大師實為之隆嘗走汴京得中
宮賜銅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曆

甲申鐘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寇至燬焉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卽帥其衆而繼爲之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鐘又毀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鐘者所以警昏聩昭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乃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燼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之旨未十餘傳其教幾絕吳越國師德韶爲聞于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爲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惑矣必也因聲而生悟因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青蘿山中與僧崇侃游甚洽侃一旦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迺爲之銘曰

爲聞于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爲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惑矣必也因聲而生悟因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青蘿山中與僧崇侃游甚洽侃一旦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迺爲之銘曰

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
 卽廣長舌或震或撞熾然而說其一五時所宣諸修多
 羅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歷耳根千劫弗磨夤緣入
 道莫此爲多其二白麟溪濱有大蘭若是惟香嚴法器
 所舍鬱攸構災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屬幻假其三寺
 之比丘咸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轉輪往過來續後
 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興其四迺謁檀那迺咨鳧氏
 迺簡赤金以歸鑪錘侈弁中程薄厚隨軌外圓中虛
 與法爲體其五若龍象衆暨諸鬼神胡跪作禮靡間幽
 明臺虛高懸有聲鏗錡如獅王吼如蛟龍鳴其六上徹

諸天下入九地因聞生悟弗迷邪趣聲攝入曾無
 留礙盡轉如來大圓鏡智其七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
 從鐘出不由耳生隨處充滿非減非增願咸諦聽同
 證真乘其八

清淨境亭銘

補怛洛伽山者在東大洋海梵語補怛洛伽華言小
 白華傳云山有二皆觀音大士示現之地其一自西
 竺歷羅刹鬼國暨諸魔土始至其境其一卽華嚴大
 經所說善財南詢之處蓋今所也山絕起海中周圍
 僅百里滿望冥茫無際翁洲遠山隱隱天外如青螺

幽闐遼窻不可名狀寶陀禪寺在山南去寺三里至潮音洞洞脚插海張願欲飲怒風驅濤進退擊衝作海潮音故名洞左佛跡二印石上洞顛通穴天窗白光注其底如月唐大中間梵僧拜洞前燔十指禱之指且盡大士爲現身說法授以七色寶石厥後襲以爲常人以誠感輒應或現紫金自在相縞衣被體而縹帶貫之珠瓔紛然懸或現千首千臂像護法大神翼衛乎後先可怖可駭稍轉而右爲善財洞嵌巖中坼窈黑不可測外則峻巖壁立泉氾氾滴下如珠名菩薩泉善財時現黛目粉面寶蓋華鬘皆明潔可指

數從洞拆而北有石類香爐類天鏡類佛牙奇甚唯磐陀石上最寬平可坐百人鷄初號遙見扶桑五色光發照東方盡白久之湧出日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或輕煙明霞左右蔽虧愈致妍麗誠奇觀也白石折而西有獅子峯形如狻猊作跳躑之勢有象巖有佛手峯皆以其形名有三摩地嘉木櫛森怪石駢列臥者離立者蹲欲起者迎躍以舞者其他勝槩難可以數計大抵山在海岸孤絕處重巒複嶂蒼翠如洗紫蓀白葩濯濯滿地山丹樹高數丈絳花繞枝鮮澤如珊瑚林黃金沙四布尤璀璨眩目可玩

海水震盪無雲自雷終日轟轟然頻伽之禽續飛于青空中上下和鳴彷彿如稱佛號氣象艷曠絕不類人世登高四顧神思飛動若寘身琉璃瓶中一髮塵土不得相侵誠霄壤間勝特之境也洪武庚戌春正月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寶陀大師行丕抱杖西東游使者曰皆清淨境也盍爲亭大師乃建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云予聞從西方過十萬億國名淨土纖穢不存以黃金爲地寶樹重重迦陵頻伽能演妙法人思至之有不能得豈意東海之區清淨之境爲頗近之邪是宜大士

顯靈于其地勒銘亭上并叩知唯心之學者大師字大基行丕其名鄞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爲時之名僧初由佛隴昇主是山匡衆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乎叢林席者非茲之可備載故畧而不書銘曰大海東滙厥名維瀛并包川洛混合坤經鯨波四繞龍島中停濯濯綠淨皦皦青縈片滓弗立纖塵不驚如蓮出水類鑿含明流雲斂翳新旭爭熒金沙布地寶樹森屏巨石佛足嵌洞潮聲大士顯瑞梵童揚靈仙帶翻縹玄珠垂瓔月相穆穆颺馭泠泠龍君持戟水伯捧旌衛茲勝特控此高冥倬彼開士爰謀建亭

草平匪砥有覺惟楹直遡寂廓將齊櫻寧塵因道寂境逐心清徜徉淨國周流覺城敢告來裔庸勒新銘

頌

夕佳樓頌 有序

夕佳樓在虎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真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潛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玘公復能不弘父業法華一宗恒藉之爲大法船獲濟度者甚衆具庵以樓徵文爲述頌曰

大雄妙嚴清淨海攝受無邊有情衆衆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倏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衆寶鳥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衆生知用日爲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開目閉目盡明了佛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實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夙然殊心具一切

撰述
言法金卷九
三五
依正法以具緣卽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
爲空假中非三非一卽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大
醫王出良藥入口熱惱變清涼種種觀法斯第一粵
從大法來真丹修者習者無量衆冥覩如來親接引
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彈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
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遙注西方作
禪觀尊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
常在目妙勝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嬰世
網未解脫暮年邁此殊特事如飲醍醐生慶快願結
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禮唯心唯色妙難思當
處顯現無非佛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天台教觀第一義也有能於
此悟入融萬法而歸一心卽一心而達三諦其近於
佛之知見乎比丘法咸示濂圓具圖像於是合掌作
禮而說頌曰

我觀妙境不思議三千性相恒宛然心佛衆生本無
二不爲迷悟有增減大充法界小塵沙一一具此無
量法須知一念卽三千三千一念亦如是譬如空懸
十寶鏡鏡前熱一光明燈一燈徧入一切處一切攝

歸一燈內光光涉入了不礙互徧互融無盡藏此境
卽空卽假中而亦不落空假中非先非後非異時舉
一卽三三卽一事理俱攝無差殊修性齊照亦不別
五佛開顯大車譬只此一乘圓具旨若祇觀心不觀
具乃以一觀分二家或約三諦作二造有昧圓融祕
密義妄嗔染淨無異觀是非能所亦雙泯徧虛空界
盡法身一法外求卽邪道唯此如來正法輪有非語
言能擬議大海可飲風可捕歷劫讚嘆莫能盡

偈

朽室偈

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爲朽而徵辭于韓莊節公黃文
獻公二公旣爲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爲
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避
哉雖然不敢辭也爲之偈曰

鄞有開士屢主名刹其所住處邃館曲房堅緻華好
開士顧之獨名爲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
螻蟻所蠹棟撓擔拔今則靚飭如上所云以朽爲名
不亦厚誣開士答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華
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
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麗視如敝漏丹雘絢耀

視如黝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
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
等于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卽是幻世卽是夢
而況是室終歸于空若能于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
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
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言朽者因堅而名
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
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爲空病
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空非有非無其室永存
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
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
立卽成妄請返塵轅毋戲論法

柳庵偈 并序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于淨慈同庵禪師已而
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茗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
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爲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
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旣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
庵柳不相涉况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
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咄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

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觚翰力刃出諸影像
盲者來捫摸但見紙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
重重皆虛妄誰爲能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
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
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
難以目之覩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
三者無二相物我齊冥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
白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清齋偈

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于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

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
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修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
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
旣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
居士爲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
煙霞草水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
此以何因緣獨名爲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
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于至道見焚沈水香
由是作思惟香雖根于水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

熾然不可遏苟非違香水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爲自
煙火乃爲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
幻有卽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
煙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
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
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卽變滅
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
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
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
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

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卽圓融
悟理旣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
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
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
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
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
光明悉照燭清徹無纖翳特爲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

有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
人也姓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

給灑掃之役久之國師爲薙落受具足戒尋往見仁
與聞在庵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幕中夏
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憩
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
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
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
立況予之賸語邪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
之中其光如暎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
範堂曰此姑冥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
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

爲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茲遠也
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微片
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或庶幾也
于是合十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
衆生墮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
鉤鎖不可斷正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
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
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
如執金剛劍寒鋒湛秋水斬除諸煩惱智慧卽現前

轉移刹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泥中
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收不見有先後
如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卽亡非暗往他所
明暗本無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
迴光自返照照性亦并忘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
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所謂諸因緣銷殞無餘者
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樹林晝夜談妙法
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墮于色聲
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著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
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真法界言之凡所寓
者皆妄也況妄之又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
皆真矣何雲谷之有哉爲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
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徧太虛不著於一處
我心能轉之一一皆自在此爲空谷義上士當聽聞
聞聞了不聞頭頭皆是道苟着於一邊但見谷中雲
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敷布於四方遂成澤物功
此是第二門初非真實義勿謂老書生妄意談般若

說

聲外鐺師字說

曇鐺上士以聲外爲字請予爲之說夫鐺鐘之聲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鐺錮震撼如雷電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鐘叩之則統然寂無遐聲削木爲鐘撞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閩矣如是謂之內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

以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卽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卽心自性者也心實卽有心虛卽無慎勿爲內外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鐘朝夕出大音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旣寂能聞亦泯能所雙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

在內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爲字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旣曰聲外而未忘乎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懼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報恩說

爲罕無聞沙門作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

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屏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曰無聞旣著福田衣叅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

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
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
衆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
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
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
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爲欲水混混不窮能
滋長一切無明枝葉枝骹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
乃菩提道愛爲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
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毒
藥衆苦慘刻能斷喪一切衆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

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
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爲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
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
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魑魅
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顛倒錯謬喪其本
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楫弊能沉溺
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
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
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
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爲齏粉

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蚊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足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九

常熟縣居士楊燹捐貲刻此
天啓癸亥年秋月徑山化城識

護法錄第九卷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十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題跋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為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 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衽席之既臨 宸御游建

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 上致齋便閣
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
元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 天顏怡懌遂
勅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
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
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弗竭至於西
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
能遽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 賜而歸裝潢成卷將
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

下璽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
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勒諸堅珉導宣 上德以
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
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跋新刻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
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毘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
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
蓋大雄氏爲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修不越

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爲最
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怠也金華宋濂胡跪合
掌爲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
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且穢濁
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
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中
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
苟欲求證時卽無能證者此爲上根人談此無礙法
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修修之果何爲孜孜在三觀

庶得祛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
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法華經

烏傷溪上有一居士傳姓權名欲報母德無以自效
一旦思惟如妙法華實經中王至誠歸依當得分願
乃筆成卷乃鳩衆緣鍔于文梓用廣流通無相居士
驩喜讚歎爲說偈曰如來三輪不思議五時演說度
迷情惟此法華真正門獨能廢權而立實四味之麤
皆已盡一乘之妙乃圓融從茲無二亦無三是則名
爲最上乘若曰小大不相卽不識何以攝羣機欲暢

如來之本懷舍此莫求真實義粵自三譯來震旦塔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穢皆照了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眾生元不別常境如如本無相常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諦皆現前不分後先與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繕書入梓以流通一一毫端現諸佛熾然說法遍十方見聞無不起信心共入毘盧華藏海

跋戒環師首楞嚴經解後

首楞嚴經其立題凡三一名徧知海妙蓮華王十方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即白傘蓋無上寶印清淨海眼

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為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為名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定為宗返妄歸真為用上妙醍醐為教大槩欲使眾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叅驗誠足取信所以長水璿孤山圓長慶巘泐潭月諸師號為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說者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般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竒其說而頗意其為一人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

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未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垂範實楞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者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予竊自嘆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之殊風土頓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予儒家者流弗悟建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金剛觀察智者當能有以決之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

秦鳩摩羅什

此云童壽天竺人

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

支陳真諦隋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為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為三十二故今特盛行于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二字即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僧達賢銓釋此經殆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濂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因繕錄成卷寘巾箱中朝夕玩繹庶幾了空名相洞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

撰述
智尚未爲晚也至正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無相居士
金華宋濂題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
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
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
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
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
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
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

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
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
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
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
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
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
加刊削修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爲依句而
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杲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
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
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巖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

撰述
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僧心崇內典特粉黃金爲泥
寫般若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遽捐館舍後六十年
而公之孫觀光始補書爲完經初公旣寫是經藏篋
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爲何祥觀光
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哉稽之在
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
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尚缺二
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爲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

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
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爲至
近者乎竊惟心經凡更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
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
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
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旣見楞伽開卷未終夙
障冰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徹
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尚勗之哉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

撰述
言金卷一
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濂以古篆寫成卷軸
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熾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
穆菴禪師禪師所見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
非同非別同別兩冥現前見佛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迺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
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
寧遽持前六卷售于缺塔禪師禪師傾衣孟酬之未
幾高麗蔡洪司丞匍匐求觀觀已潜然泣曰此洪所
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

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爲泥介舊友
穆菴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旣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
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
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
功德不繫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炳金不
能書一涉有爲卽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
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
十純實無僞行舊王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
菴云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翰林侍講
學士金華宋濂記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羣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爲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畱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裕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爲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恠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徭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爲紙墨所惑可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代黃侍講今載侍講集中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王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爲可徵每嘆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

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爲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覩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毘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菴法師具菴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之故因具菴之名如玘而字曰太璞且爲賦是詩惓惓以苦彫琢輕暗投爲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而教中諸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冥息而已正不欲其暗投况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矣具菴嚴奉叟戒秘藏不露道成之後冲然而若虛然而玉氣燁燁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

具菴爲台宗巨擘具菴雖欲自閔孰得而閔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菴裝詩成軸而徵濂識之於是乎書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爲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汨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

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崇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卽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茹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餐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園悟諸子唯虎丘大慧倡道爲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沖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列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畱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爲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菴仰菴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尚杲公爲僧清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足見其髣髴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羣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是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舉趙

護
畫
度也

州公案爲言無非欲闡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
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爲鑒哉清立字無欲
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
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
鑿皆真實語有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
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爲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
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爲著顯字畫本非其畱
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

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
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馨歎
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
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足是僧彬之句最得
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
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
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唯承天主
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

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因濟藏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爲一卷詣余求題故爲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瞻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

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趣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遊戲於翰墨間爾遊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

撰述
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嘗掌
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
毘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
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題栖霞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霞志見其所載紫巖靈巖勝槩
分明如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今年夏
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爲本菴上士作
其狀靈巖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爲之頓消嗚呼因
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遒發尚忘其時之燠炎况親

睹鬼眼瀕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
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
栖霞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
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
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
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
爲上士說法未晚也

跋佛頂托盃歌諸文後

穆菴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
食爲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畱情末法乃一切

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盃之歌古者專
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
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十
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修行獲遇堅牢比
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捷陀佛法再興末
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
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已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
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
此其可不爲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
無之若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

予亦望之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跋德禪師船居詩後

右船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
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
欲避世多好船中居至大巴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
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船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
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咏其殆有所本歟然船
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船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
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船何處不可行豈特
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船哉是將有不假迹

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菴以爲何如唯菴之詩托物爲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爲之書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于盧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先儒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没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于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

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于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于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修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篇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

此者維楊郭君遠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肅貞敏公楊文獻公商文定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爲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歛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

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握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巴且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背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史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索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

四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
 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
 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
 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
 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
 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
 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
 斯言撫圖流涕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十 終

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護法錄第十卷

徐印

天啓癸亥年秋日徑山化城寺識

書